

● 白勵铮 著

走出哲学迷宫 面向现实世界

——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961427

●白勤铮 著

走出哲学迷宫 面向现实世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

——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白 勤 锋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118号

责任编辑 张小忠

封面设计 钱自成

走出哲学迷宫 面向现实世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0千字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7-5432-0118-6/B·1

定价: 5.00 元

本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11 周年而作

序 言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迎接了种种社会思潮的无数次的挑战，有的是公然的反对，有的则以认同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人一再宣布马克思主义已被粉碎，有人声称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有人号召创立“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却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应战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一十一周年之际，白勒铮同志的《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的出版，既是对这位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很好纪念，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坚定地、大胆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文化、学术理论、思想观念等等，都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得到研究和借鉴。

然而，在色彩斑斓的西方社会思潮面前，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我国有些学者却昏昏然失去了辨析能力。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视人的因素，把主观能动性的有无，看作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竟然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主体的哲学”；他们高扬“主体性”的旗帜，却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在自己的论著中一

再重复西方思想家那些经不住实践检验的观点；他们指责毛泽东、列宁，以至恩格斯和后期的马克思，却并未认真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在解决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对象、个人与社会这样一些有关哲学根本理论的问题上，他们严重地脱离了人类的社会实践，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一度相当活跃，并迷惑了一些年轻人的“现代主体性哲学”思潮。

在《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的前半部中（第一至六章），作者通过对“现代主体性哲学”代表性观点——诸如“实践本体论”、“存在本体论”等——的分析，相当精确地论证了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科学性、深刻性，及其对于人们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且又指出那些以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列宁的“反映论”为靶子的学者，认为恩格斯、列宁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倒退了，而其实倒退的恰恰是“批评者本人”。他的论述之所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主要在于：

第一，认真、细致地对比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主要论点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的区别，力求完整、全面，绝不断章取义；

第二，严格区分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现代主体性哲学”正是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些概念的科学内涵，从而达到对于主观意识和个人作用的夸大，把个人凌驾于群众、社会之上；

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分析种种理论观点的时候，不是从抽象的思辨出发，而是牢牢抓住历史的线索，紧密结合人类的实践经验，这就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强调的“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

界阐发新原理。”^①

(二)

《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的后半部(第七至十章)，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它怎样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出发，而又超越了他们——这虽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常识，但正是在这些常识问题上，学术界一再发生思想的纷扰，因而作者的阐发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

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时，鉴于西方和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故意抬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价值，否定马克思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以及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本书作者着重阐释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逻辑联系，指出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又有阶段性的转变与飞跃。他说：“从《手稿》(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提纲》(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发生的思想方法和表述方法的根本性的转变或革命性的飞跃之中，马克思强调从现实历史出发，诉诸‘变革的实践’，而要求‘把哲学搁在一旁’，作为普通人来科学地研究现实和历史，反对一切摆脱世界、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虚构，则是完全一致的、越来越明确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第九章)这个中肯的结论，说明了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绝不把自己的视野和工作局限于精神的领域，懂得不能以“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他注重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①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8页。

正是由于把社会实践看作人类历史的本体，马克思才揭示了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内涵——这既不是脱离社会的“自然人”，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单个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历史的主体，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代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和进步趋势的组成一定社会集团而构成历史动力的人们，即人民和代表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不是说任何个人或社会集体无条件地都是历史的主体。”（第七章）“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创导者，尽管一再宣扬人的“主体意识”，要找到文艺、审美，直至政治活动中“失落”了的“主体性”，要重新塑造“人的形象”；但他们恰恰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人”与原本人、非人的本质区别，完全忽略或者忘记了马克思一再强调和反复声明过他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的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现实的人，是自然性（生命）、社会性（生活方式）和历史性（文化教养）的三维结构。……只有依靠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的系统功能，人类才有可能作为人类而存在和发展，个体的人才有可能作为人而生存和发展。”“因此，既不能孤立绝缘地看个人，也不能抽象地看社会，必须把人与自然、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历史地有机构成的辩证发展过程来考察。”（第七章）《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的这些见解，使我们在五光十色的有关“人”的学说中，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致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

（三）

白勤铮同志五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留校担任著名美学家黄药眠先生的助教。他数十年来不论遇到什么挫折，甚至下放到闽中深山区的中学任教，仍一

直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工作；他从考察文艺现象，步入审美领域，进而发展到对于社会思潮和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关注着思想文化界的各种动向，潜心研究，笔耕不断。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把共产主义的理想贯串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身体力行，执着追求。

在这本《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钻研与领悟。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人，怎样重视人类发展途程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绝不盲目排斥西方现代各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出发，结合人类的实践对其一一加以检验。例如，对于理论界某些人援引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来证明认识就是‘意义创造’、‘符号创造’，真理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人所能接触、感知的只是‘第二自然’即人类实践所构成创造的‘人化的自然’等等”，他作了分析、批判；而同时对量子力学、发生认识论本身，则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测不准关系’属于科学认识和观测工具或实验手段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问题，它只是指明了观测工具和实验手段在研究微观世界物理现象的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客观局限性，并不能证明客观对象是否存在或者不可以认知，爱因斯坦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心理对于信息的整合作用，则属于主观认识、心理活动功能的本质特征。它只是关于对象的意识或观念的建构作用，根本不涉及客体对象本身实体存在及其物质结构、物理构成；因此只是属于心理学研究的意识形式，而与物质结构，物质运动形式无关。这二者分别从科学研究的实验手段和心理功能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和相对性。”（第五章）这种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当在学术探讨中得到发扬。

当然，由于本书论述的是哲学基本问题，涉及的面又相当广，勤铎同志的阐发，总使人感到过于浓缩、过于简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一些地方显得比较艰深。如果今后有可能加以充分的展开与充实，那将更有利于广大读者的接受。

刘叔成

一九九三年五月

于汕头大学

目 录

序言	1
一、新潮文论翻新曲：—— “马克思讲的是实践本体论”	1
二、“实践本体论”何以“必然发展为存在本体论”—— 所谓“现代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不过是“对于 哲学基本派别的历史的惊人无知的结果。”	13
三、形而上学的实践观与辩证法的实践观——哲学家 批评列宁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倒退，恰恰表明 倒退的不是列宁，而是批评者本人。	27
四、马克思说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批评 者却说他强调实践是“现存世界的基础”，用漫画 化手法把马克思“现代主义”化了。	36
五、从桌子的哲学到量子力学“测不准关系”和发生认 识论的心理建构原理——否定反映论，实质是以 现代认识论形式复活主观经验论。	47
六、强调主体性的“现代认识论”，如何通过主体概念 的客观涵义，不知不觉地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的思 维模式。	62
七、是以“现实的人”，还是以“抽象的个体”为哲学的 出发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根 本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 界线。	79

八、马克思讲的不是什么“实践本体论”，而是强调世界本体和历史主体、自然和人类之社会化的实践统一的“实在主体论”……………	87
九、在现实的革命实践推动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把眼光转向“变革的实践”，从而彻底摆脱了哲学的纯思辨迷宫。……………	111
十、马克思批判“唯一者”的哲学，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实践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后记……………	137

一、新潮文论翻新曲：——“马克思讲的是实践本体论”

(一)

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一种思潮，认为我国当代文学（甚至包括现代文学）粉饰现实，歪曲现实，“背离”了现实主义，成了“伪现实主义”。鼓吹文学主体论者，认为这是强调文艺反映生活，以反映论即直观唯物论作为文艺理论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王若水发表文章支持这种说法，并认定反映论来自列宁的思想，他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坚持的直观反映论的观点，是我们无法为之辩护的。”还批评列宁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倒退”了。同时他又表示不完全同意说反映论是几十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反映论“只能导致自然主义文学”，而我国几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却大量地是所谓“粉饰现实、歪曲现实”，当然连自然主义也不如了。他认为导致所谓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异化”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是从列宁、高尔基到毛泽东在文艺思想上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等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左’的简单化的东西”束缚了作家，是“这种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加上“政治手段”的干涉，使文学失去了“主体性”。

在文学主体论受到抵制和批评之际，王若水这种观点的出现很有代表性。他以哲学家的身分发表新潮文论，为现实主义

的所谓“异化”，亦即所谓文学主体性的“失落”，“找”到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源，当然是对文学主体论思潮的支持和鼓舞，似乎也颇为周到地设想了文学主体论思潮如何避免滑向主观唯心论危险的策略和方案^①。然而，过犹不及，这种用心良苦的两全之论，并不能使文学主体性“发展”、“超越”的冲动得到满足，反而被视为折中主义二元论而招来尖锐的批评。例如杨春时就认为王对主体性概念和文学主体性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对反映论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列宁的反映论继承了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不能（像王那样）把列宁和恩格斯分割开，而是必须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是有差异的”，就是说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割开”。杨说：“只有推翻物质本体论，肯定存在本体论，并把认识活动当作意义创造，才能确立主体性哲学。”而且在他看来，排除了列宁的反映论和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可以作为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但它需要发展”^②。为了建构和确立主体性文学论和现代主体性哲学，一个说要否定反映论，一个说还必须推翻物质本体论；一个批判了列宁，一个否定了恩格斯。于是，只剩下马克思还算“可以”——因为他的“实践哲学”还可以作为“需要发展”的“基础”。可是按照这种“发展”的思维模式，用同样的推论方法与逻辑，马克思不是同样地会被看作属于坚持那早已由“休谟和康德所否定了的人类认识实体（存在）的可能性”者，像列宁和恩格斯一样地被文学主体论和“现代主体性哲学”所“干脆抛弃”吗？其实，在这里所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这个名称，用以称

① 这其实是把文学主体论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提高到哲学层次，发动了对列宁的冲击，一时间否定和改革列宁的反映论和恩格斯的“物质本体论”，成了时髦的话题。

② 王若水《现实主义和反映论问题》，杨春时《也谈文学主体性与反映论问题》，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9期、第10期。

呼“实践本体论”；而且“实践本体论”必须过渡为“存在本体论”，即存在主义哲学。因此所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可以作为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但它需要发展”，无非是借马克思之名“发展”存在主义哲学。^①

文学批评家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理论范畴，而加入了以“引入主体性”为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本体，建立现代认识论，“创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线。半年之后，就有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哲学上，特别是近代哲学上最重大的根本问题乃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存在关系问题”，篡改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然后说“思维对存在的存在关系问题”只是哲学中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但却很难说就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能涵盖哲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从而否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把它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一笔勾销，主张“当前所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局限在对个别理论或观点的重新解释或修正上”，不能“仅仅在个别的原理和观点上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所不同”，而是要“逐步地创造和形成一种在理论形态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态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这首先就是要否定认识论基本问题，取消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基本原理，再来讲实践论和辩证法，才能合乎逻辑地“创造出”一种“实践本体论”、现代认识论和现代主体性哲学，以取代辩证唯物

① 让·保尔·萨特试图把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正如同海德格尔晚年借助于“天道”概念以消解必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结果是回到笛卡尔或黑格尔的逻辑出发点上，萨特也终于止步于主体的“自由选择”，不得不承认人的存在（即“此在”）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矛盾。胡适早年有一首诗说：“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病中得东秀书》之三）可以说是对生存哲学一种绝妙的解释。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他们自己所讲的理论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那样，“从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和当代世界发展相一致的新的理论形态这个意义上”，去“创造和形成”不仅仅是个别原理与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所不同，而且是根本原理上有所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而且据说“历史要求我们创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紧迫地提上了历史的日程。”^①

这一类理论呼声是具有时代特征的。这几年，从文艺理论到史学、哲学，从否定反映论到“推翻物质本体论”，从批判列宁到批判恩格斯，从创建“实践本体论”到“肯定存在本体论”，等等，等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真好像呼之欲出了。然而，把“实践”范畴抽象化、绝对化，用它取消物质第一性，用它取代“绝对精神”或者理念、道而成为本体、实体、主体这个新三位一体范畴的“新马克思主义”，恰恰忘掉了或否定了“究竟是谁发现了真理，不是靠主观的夸张，而是靠客观的实践”，在实践上，而不是仅仅在思想中，物质以及人的物质实践，都不是可以超越或者脱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抽象实体。正如机器人并不是人，超现实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那样，“新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否定或取消了认识论基本问题，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原理一笔勾销，决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这种文学和哲学的主体性“发展”、“超越”和“观念更新”，固然干脆彻底，十足地“新潮”，然而怎么能让人相信如此“发展”、

^① 刘纲纪《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形态》，见《求是》半月刊1989年第二期81页。